

三十三年思念

■ 蓝青

今年的清明节并未下雨,山里却弥漫着一层薄雾。我站在山脚下,遥望着外婆长眠的那片山腰,神情一阵恍惚。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外婆微笑着向我走来,又闻到了外婆身上那股熟悉的皂角味儿,又听到了蒲扇摇动的声音,又看见了火水灯下那一闪一闪的针尖。

与外婆分离已经三十三年了。这些年来,每年的清明节,不管是身处异乡,还是近在咫尺,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赶回来祭拜外婆。这条通往外婆坟地的小路,我走了三十三年。三十三年来,这条小路旁边的每一棵树木,我都早已了然于胸。可每次踏上这条小路,总觉得分外亲切,总觉得每往前一步,距离外婆也就更近了一分!

外婆是在我十一岁那年的秋天走的。那一天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母亲突然就出现在教室里。她跟老师请假后,急匆匆地把我叫出教室,转头就拉着我往外婆家赶。路上,母亲告诉我:“外婆走了!”当时,我完全没反应过来,还傻乎乎地问:“外婆去哪儿了?”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说:“外婆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时的我还不懂得“很远”的含义,还傻乎乎地问母亲外婆要多久才能回家。直到后来,再也见不到外婆时,我才明白,有些离别,一旦分离,便是永远!

记忆中的外婆衣着简朴,上身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处还磨出了细细的毛边,裤子永远都是灰扑扑的粗布裤。她的头上挽着一个圆圆的髻,中间插着一根乌木簪子。外婆的手很粗糙,指关节有些粗大,掌心布满了老茧。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双手,做起针线活来,却异常灵巧!每次我的衣服裂开了,她便会拿起那根银针,在我的衣服裂开处灵活地来回穿梭,针线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不一会儿,裂口便完好如初了。

外婆不仅心灵手巧,还格外勤劳。在我家小住的那些日子里,每天第一个起床的总是她。柴火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燃烧着,锅里的红薯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飘得

满屋子都是。我常常被这股香味勾醒,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摸向厨房。外婆见了,知道我嘴馋,就拿个小勺子舀出一小碗稠稠的粥,“呼呼”地吹凉了,才小心地喂到我嘴里。有时候,外婆还会给我加个荷包蛋!外婆煎的荷包蛋,外面微黄,里面鲜嫩,上面还撒着细碎的葱花,仅仅是香气,便已令人垂涎三尺。在我吃荷包蛋的时候,外婆总会在一旁叮嘱:“慢点儿吃,傻孩子,想吃的话,外婆再给你煎。”那一刻,荷包蛋的香味混合着外婆的笑脸,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家门前种了一棵龙眼树,这棵龙眼树是我和外婆的乐园。夏天的午后,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头晕眼花。不想午睡的我,就搬了张小凳子坐到龙眼树下乘凉。外婆见了,便会拿起那把旧葵扇,一下一下地给我扇风。风是凉的,带着葵扇的清香。我趴在她膝盖上,听她讲故事。她讲牛郎织女,讲白蛇传,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她的声音不高不低,慢慢悠悠的,像门前那条小河的水,不急不躁地流着。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醒来时,阳光正透过树叶洒在外婆花白的头发上,白得晃眼。而外婆就那样坐着,看着我,眼里全是笑意。

待到龙眼成熟时,外婆总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树下,亲手给我剥龙眼肉。外婆剥龙眼肉的时候,剥得很慢很仔细,她先轻轻剥开外壳,然后把果肉分成两半,最后把果核丢掉。剥好的果肉都放在一个白瓷碗里,攒够一小碗,才端到我面前笑眯眯地看着我吃。我有时候吃得急,呛着了,她就一边轻轻拍我的背,一边假装生气地说:“慢点儿吃,又没人跟你抢!”那声音,软软的柔柔的,充满了慈爱!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清明时。在这个草长莺飞、满怀哀思的日子里,我又来到了外婆的坟前,又一次跟外婆唠起了家常。风轻轻吹过,坟前的几株松树沙沙作响,像是外婆对我的应答。

人间这么美,外婆,如果您尚在场,那该有多么好!



萱禾 摄

一些雨(外二首)

■ 李婉裕

一些雨
下在早春,贵如油
一雨落,万物生
人间欢欢喜喜

一些雨
下在清明,雨纷纷
路上人,欲断魂
草木皆悲

“天上的云掉落
不过人间一场雨”
落在清明的雨,仅一滴
就让人潮湿一生

灰

柴火灶里烧菜的草木灰
母亲一一用箩筐盛存好
给农作物存上一笔丰厚的黑金

种瓜、种果、种稻谷
母亲都用草木灰作肥料
说草木灰种出来的农作物
甜脆可口,安全可靠
像质朴的农人

端午包粽子
母亲泡糯米时放进了草木灰
说草木灰制作碱水包出来的粽子
软软糯糯,黄黄亮亮
像深情的父老乡亲

一直到,离开的亲人
一个个被装进一个小盒子里
我才知道
有一种灰
是用来缅怀的

高山上的敬仰

每年清明,我们回到家乡
爬上最高的山去看祖先们
祖先们种到了故乡最高的山
父亲说站得高,望得远
我知道,父亲是要我们一代又一代……
对祖先们永恒的崇拜和敬仰

四周是他们开荒种了一辈子的地
地里,栽满了李子树
果熟时节,硕果累累

每年,我们都带去饭团、米酒和缅怀
说着同样的话
仿佛,他们从未离开

清明,每滴雨 都是倒放的唱片

■ 陆德峰

风压低了四月的声响
山路跟着脚步
慢慢往回忆里延伸

白菊安静地开着
像往事晾晒的白手帕
不声张,只轻轻擦拭岁月

雨从云端落下一滴,又一滴
都是倒放的唱片

绕过草木与田埂
替泥土下的名字
轻轻校正归来的音轨

万千心事不必都言说
只在雨声里循环
人间与远方,从未走散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小说连载

38

网恋

■ 叶进雄

“她事业腾飞,亲人‘归位’。这是人之常情,亦透出几分现实的凉薄与辛酸。当光环降临,曾经抽身而去甚至带来伤害者再度聚拢——那迟来的温情脉脉,夹杂着往日的伤痛,与成功的光环,彼此缠绕,难以拆解。这‘归位’本身,难道不正是施予成功者的一道无形枷锁?人们要求成功者微笑接纳,却忘了问问她的心口是否还在隐隐作痛?”

“……我们感动于苦难淬炼出的光芒,却极少思考这光芒背后如许的幽微代价。徐薇的‘奇楠’沉香弥久,她的‘沉香鸭’余味悠长,那么,伴随着‘成功’而来的千般滋味——那无法抹去的屈辱记忆、那‘被原谅’的道德负担、那份难辨真假的亲情回归,以及那份不知该不该接、该不该尝的暖意——真的都能一一化解吗?还是它们终究化作了王冠上无人看见的尘埃,与心头难以驱散的阴霾?”

文章在城里炸开了锅。报纸被抢购一空,街头巷尾、茶楼饭馆都在热烈议论。

“吴总编敢写!一针见血!成功女人背后的辛酸,谁在乎过?”

“网恋那段说得太对了!隔壁老王老婆不就是迷上网上一个什么‘哥哥’,家都不要了!”

“徐薇不容易啊,熬出来了,可这前夫……唉,心里那根刺能拔掉吗?”

网上的争论更是炸了锅。

“说得好!成功不代表就要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人!”

“可是孩子总需要爹吧?都熬出来了,看开点不行吗?”

“站着说话不腰疼!那种被当众羞辱的感觉,是一辈子阴影!王志义律师看着可靠多了!”

“那个律师王志义……吴总编写得含蓄,看这架势,徐薇这场情感官司恐怕也是免不了。”

……

这股汹涌的舆论潮水,也拍打到了平静的云河村。

老樟树下,二贵叔费力地指着报纸上那刺眼的副标题:“网恋……家庭堤坝……看看,说的不就是李浩当年那档子破事嘛!”

老赵叔磕了磕烟袋锅:“哼!说得好!徐薇那苦,是白吃的吗?光想着回来摘果子?还有那网上的花花肠子,害了多少人家?”

众人的目光看向正巧端着卤鸭件从厨房走出来的徐薇,目光里面充满了复杂:赞叹依旧,但更多是深深的心疼、无奈的理解和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叹息。那

目光,和吴少函那篇如同冰冷钢针般扎进人心的文章,重重叠叠地压在了徐薇的胸口。

她默默把沉甸甸的铝盆放在厨房门口小桌上。夕阳拉长的影子孤零零投在院里。远处的山峦隐入暮色,笼着青灰的雾霭。那雾霭,仿佛也弥漫进了她的心间。

报纸上的大标题沉甸甸地在脑海中放大——《沉重的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那条曾经刺穿她自尊的网线,今天是否真正断掉?

思考肩上成功的光环,为何也套上了“必须宽恕、必须接纳”的锁链?

思考“归位”的亲情,那份迟到的温暖里是否也掺杂着昔日被抛下的寒意?

思考王志义那张真诚的脸庞,那份熨帖的心意,在这个被沉重现实塞满的当口,究竟是福是扰?

还有那文中所述——那席卷无数家庭的“网恋”潮水,拆散了多少个家庭,又是否还会继续涌动,无声地吞噬下一个如同她当年一样的破碎者?

厨房里浓郁的沉香鸭香,带着生活

的热度扑面而来。这曾带给她翻身希望的香气,此刻却沉重得如同氤氲的铅云。桌上那盆油亮的鸭块浸在深褐色的浓醇卤汁里,沉沉浮浮,如同她此刻起伏不定、五味杂陈的心境。

她拿起筷子,轻轻搅动。汤汁荡开,一块块鸭肉随之沉浮、翻滚。那深不见底的卤汁,像一面幽深的镜子,映不出答案,只映出无数纠缠的疑问和往事留下的深深划痕。

她久久地凝视着,没有夹起一块。她久,悄无声息地覆盖下来。村庄陷入沉睡般的寂静。

只有那盆油亮褐红的卤味,在厨房门口昏黄的灯光下,兀自散发着浓郁复杂、挥之不去的香气。香气无声地在院子里弥漫,沉甸甸地,缠绕在每一缕空气里。这香气里,熬煮着最原始的生存欲望,翻滚着被碾碎又缝合的尊严,浸泡着失而复得又难以言说的亲情,也隐约飘着一丝若即若离、不知前路的新生暖意。

夜气如冰,人心如沸。

谁能道尽个中滋味?又或许,这弥漫的奇香与浓卤,本身便是留给人们一个浓稠难化、无法言尽的沉思。成功之后的路,比来路更加崎岖幽深,每一步都踏在沉重思考的回响之上。而那弥漫的香气,最终是抚慰,亦是叩问,在寂静的夜空下,无声地盘桓,久久不去。(完)